



古代经济史话（三）

张俊杰 主编

目 录

清代纺织业发展情况	1
清代早期的民商	14
清代官商	40
徽商兴衰	54
徽商与儒家文化	63
中国近代商人	86
黄宗羲与“宁波商帮”	105
中国浙江商人	111
中国古代商人的信誉	120
近代苏州丝织业发展	126

清代纺织业发展情况

前人已经对清代前期棉花、棉布的运销进行了很多研究，但从全国角度研究棉花、棉布运销的并不多，而且一般认为，棉花、棉布这类农产品、农副产品多由农家“自给自足”，也就是作为商品买卖的很少。这与史料中记载的大量棉纺织品及其原料，作为商品在全国的流通相互矛盾。本文准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，通过对清代前期全国棉布、棉花的运销状况进行探讨，来说明这一问题。

棉花种植在宋末元初传入中国，到了清代前期，广袤的土地上已经普遍种植。棉花生长需要在阳光充足，雨量适中，地势平坦的地方，因此，棉花产地多分布在河流中下游沿岸的冲积平原，低平的湖泊地带及滨海地区，那里土质细而松，排水良好。清代前期，东北的辽河流域“辽阳、盖平、海城亦多种棉。”直隶的滦河流域下游“种宜木棉”，海河流域即直隶中部“冀、赵、深、定诸州属，农之艺棉者什八九。”黄河流域中部的河南“各府州属出产棉花最多。”山东省大清河、骇徒河和黄河流域的“滨州、高唐、清平、曹、单等县，皆沙土之地，民间多种棉花。”小清河故道北“地宜木棉”。据有人研究，山东植棉州县“达州县总数的%”。黄河支流渭水和汾水下游沿岸也产棉花，有人查阅了陕西清代前期纂修的七十种方志，“产棉花的州县”“达三十八处之多。”位于长江下游三角洲的江苏松江府、常州府、太仓州、通州等地都是重要的产棉区。上海人姚廷遴说：“向来我们地生

产棉花，纵有荒岁，从未绝种。”江浙沿海地区，余姚“北乡沿海百四十余里，皆植木棉。”乍浦“田荡之种棉花者，十几三四”。“今棉花自濒海所种”。长江中游“木棉出九江、湖广”，安徽怀宁“惟布木棉之出盛于望江”。湖北的武昌、黄州、汉阳、德安府也都产棉花。商人吴中孚路过长江水路时，记下的棉产地有荆州府的龙州渊市、百里洲、朱家埠等。在洞庭湖畔的长沙、岳州、常德三府和澧州多产棉花，辰州和永顺二府也有棉田。长江上游地区的四川省，有威远、仁寿、蓬溪、中江、乐至等县产棉花。此外，西北高原阳光、河水、土质都适合棉花种植，所以新疆的“布古尔、库尔勒及吐鲁番地方，商民租赁地亩，种植棉花贩卖，获利数倍。”南方各地虽然无霜期较长，但雨水过多、丘陵地多、冲积土质不好，因此不适宜棉花生长。不过，在贵州兴义府“三江一带，地渐平衍，土厚而肥，所产木棉，为利甚溥。”广东番禺、顺德、龙门、海阳、连平、龙川等州县，云南的曲靖府、蒙化厅也有棉花种植。

根据棉花产区的分布，大致可以看出棉花流通的特点，首先是平原棉花向山区流动。直隶平原多种棉花，山西北部多山是无棉区，“棉花则出真定诸处，经平遥东来，南行灵隰，则自孝义转贩。”寿阳“邑之棉花，买自栾城。”这里虽然指的是咸丰时期的情况，但该地不产棉，道光时，“栾地四千余顷，稼十之四，棉十之六，晋豫商贾云集”，可见，栾棉西运早已存在。豫北内黄县“东南两乡沙土多种棉花，山西客商多来此置局收贩。”上海的棉花流向浙西部山区。“吾邑地产木棉，行于浙西诸郡。”这种流通不仅在省与省之间进行，而且在有的省内也如此。乾隆年间，陕西“韩城、阳一带出产木棉，”韩

城以北是“层层山岭”，棉花“皆由韩城北运”。

其次，是北棉南运的情况较多。山东、河南的棉花，沿运河，经过淮安关、宿迁关、扬州关、浒墅关“连舫捆载而下，市于江南”。“宿迁一关全赖西北两河枣梨棉花等货。”“淮关钱粮俱系北来棉花等货船输税居多。”河南“各府州属出产棉花最多，江楚等省商贾每云集采买。”四川南江“棉花买自汉中陕西”。福建泉州府棉花“岁仰给于江左”；上杭的棉花“皆自江右由汀而来”。福建的棉花一般多“购自江浙”，“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，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以归，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。”广东用棉除了依靠从江浙海运之外，还从“湖广诸省汉等处”输入，太平关“征收税银全籍棉花等货。”长乐县棉花“仰江西者恒什五”。新疆的棉花输入甘肃，嘉庆年间，甘肃高台知县“见土鲁番棉花捆运入关者甚夥。”

最后，一些沿河地方，中下游的棉花逆流运销到上游地区。嘉庆时期，陕西咸阳是棉花集散地，棉花商人在这建立了会馆。“邑之有花行，其来已久，而花行之有会馆，实始于兹。业于花者水陆并至，南则荆、襄、云梦，东则临汝、宏农，北则幽、冀、三晋，运载殆无虚日。”关中平原虽然产棉，但为数不多，“不足本地之用”。棉花来源，一自湖北逆汉水、丹水上达；二“向多贩自河南”。棉花转输甘肃、陕北、晋北等地。逆汉水，汉等地的棉花，经襄樊达陕西兴安、汉中，“上水货船花布为多”，再逆支流大竹河运到四川太平厅。“川之棉花”溯嘉陵江而达甘肃成县。江西龙南“溯流逆赣江而来，惟苧与棉”。贵州遵义府、思南府“棉花自铜江、秀山负荷以来”；“木棉地不甚出，岁由常德运至”；“棉由湖南常德府贩买，舟载至省溪江起岸”。棉花由常德，逆沅江而

上，再逆支流锦水至上述各地。不过，在长江上棉花是双向流通的。九江的棉花往上江“装载出境售卖”；“由楚贩运棉花来渝投行发卖”，这是逆流运销。四川“更有沿江一带，愚民将所种棉花，贱值卖于客贩，顺流而下，载至江楚”。江西高安棉花“取于通州、湖广。”通州棉花逆流到高安，湖广棉花顺流到高安。龙江关税收“以竹木排、煤炭为大宗，油、糖、棉花次之。”

棉布生产与棉花产地有一定关系，一些棉花产地同时也是棉布产地，因此，在这些地区棉布的流通与棉花的流通特点是一致的：由平原向山区；北布南运；及沿河地区的逆向运销。直隶布匹向山西、陕西运销，真定“郡近秦陇，地既宜棉，男女多事织作。晋贾集焉。故布甫脱机，即并市去。”山西平阳、绛州，陕西同州的棉布运往陕北山区的延长县。江苏常熟、昭文的棉布“南到浙江，及于福建”；“闽不畜蚕，不植木棉，布帛皆自吴越至。”“闽笋客贩卖江浙、汉广等处，货脱买布回发。”广东平远布帛“半资江赣”。浙江北新关税收“北来苏松布匹各物为大宗”。四川中江棉布南贩“至滇黔，为大装货”。此外，云南、贵州大部分是山区，所需的部分布匹，从两湖、江西等平原地区，逆水运入。“黔省跬步皆山，出产有限，所有外来货物，惟布匹、磁器等项居多。”遵义东乡尽管从常德输入棉花，但所织布匹一部分逆水上运，“蜀之重庆、泸、淑”；另一部分销往山区，“威宁、平远，极于金川。”在长江上棉布多逆行，“川江来往货船上水布匹”；湖北江陵“川客贾布沙津抱贸者，群相踵接”；上海中机布“走湖广、江西、两广诸路”；逆支流金沙江“船路梭织，百货流通，而以盐、布为大宗，一行于雷波及左路蛮地，一行于马边及右路蛮地，云南永善一带均资焉”；逆支流

嘉陵江“陕汉中之布匹，悉货于是甘肃成县”；逆支流汉水，“布自襄樊”运入陕西兴安、汉中；又逆大竹河、任河至四川太平厅。在湖南逆湘江，耒阳“布通行郴、桂、粤西间”，逆澧水及其支流布匹运往湖北鹤峰州。

然而，棉布流通与棉花流通也有不同之处。其一，江苏松江、常州二府和通州、太仓州是当时最大的产布区。各种布匹除了向南运销外，还向北运往山东、奉天等地。浒墅关“以奉天、山东各路布匹为杂税”；淮安关、扬州关也都有南来布匹经过输税；山东布匹经山海关或沿海北运。其二，当时甘肃、宁夏、蒙古、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需要棉布，许多山西、陕西商人在河南、湖北、江苏等产布区，大量收购布匹往贩。河南孟津“秦陇巨商终年坐贩”；孟布远销“陕、甘以至边墙一带”；湖北棉布为“西贾所收”；江苏宝山棉布“有陕西巨商来镇设庄收买”。以上所述，都是省与省之间的较长距离的运销。在各省内部也还有县与县之间的运销，其特点与省际间棉布流通特点基本一致。

此外，由于产棉区的纺织业不发展，也形成原料和纺织品的对流。如：东北的棉花与山东的棉布，长江上棉花和棉布的相对流通；广西“自桂林贩棉花、白糖等杂货至湖南”，湖南耒阳“布通行郴、桂、粤西间”。不过，这种对流只是较小范围和局部的。

对各州县内部棉花、棉布的流通的状况，我们从另一角度进行分析，大体上可以按是否种植棉花，有无棉布买卖分成两种情况，也就是棉花、棉布自给不足或自给有余的州县，和自给自足的州县。

第一类棉花、棉布自给不足或自给有余的州县，主要有以下十种情况：

1、产棉外输，产布外销。

江苏省松江府、太仓州的一些县，既种植棉花，又生产棉布，而且棉花和棉布的产量很多，因此，棉花、棉布都外销。如：上海县“地产木棉，行于浙西诸郡。纺绩成布，衣被天下。”该县的北桥镇“多木棉”，三林塘则“棉布独胜他处”。当然，这种情况也有例外的时候，康熙三十四、三十五年，上海遭受奇荒，“花种俱绝，陈花卖尽”。姚廷遴曾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们年七十，未曾见我们地人，俱到外边贩花归来卖者，真奇事也。”因此，这里举的例子（包括以下实例）指的都是一个县正常年景的情况。不过，象上海县这种棉花、棉布双双外销的县在全国也是不多的。

2、产棉也产布，只外销布。

湖北随州“户种木棉，人习为布。秋熟后，贾贩鳞集，”购买棉布。浙江乍浦在“田荡之种棉花者，十几三四，约足供数万户纺织之资。纺织所出布匹约可以衣被百万人。其利特溥。”棉花供数万织户，布匹供百万人用，从规模和数量上看，大概有外销。直隶滦州地“宜木棉”，“女勤纺织，比屋皆然”。“尤多棉布，然用于居人者十之二三，运于他乡者十之七八。”四川新津县产棉花，“邑男女多纺织，故布最多，有贩至千里外者。”这类县用自种棉花，纺织成布，除自用外，销往他处。

3、产棉也产布，只外销棉。

直隶冀、赵、深、定诸州“每当新棉入市，远商翕集，肩摩踵错。”山东清平县“人多种木棉”，“木棉市集，向来新集最盛。近来王家庄、康家庄、仓上等处亦多买卖，四方贾客云集。”该县“女工以纺织为事，多用纺车，纺成之后，治机织布，或售或留，一家衣被，日用皆取给

焉。”这些县的棉花产量很高，但人们不能织大批的布出售，所织布仅供自用，输出剩余的棉花。

4、产棉不足用，输入棉花，织布自用。

湖南新化县“妇人女子纺织之声，虽于夜分不辍，但所需棉花，尚藉资于邻境，不全出于土产。”邵阳县棉花“种之颇多，大约每年所收，不足衣本土之人，多贩之他处。”江西高安县“粗粗少足者，灰埠之棉布而已。而其料亦十八取于通州、湖广。尽高安所产之花，不足以给高安半邑之寒。”这类县虽然种植棉花，但棉花不够本地人用，靠输入外地棉花，织布自用。所谓自用也包括在本地出售多余棉布，易换或易买棉花等所需日用必需品。

5、产棉不足用，输入棉花，织布外销。

广东长乐县“旧志指康熙志云，邑棉比江西为胜，但花时忌风，收时忌雨，以故仰江西者恒什五。近来县前出布颇多，谓之县庄贩往他处，其棉花多买自羊城。”河南孟县“虽县西高坂颇产棉花，究属不敷，尚赖直隶、山东、湖广以及本省各外郡县棉花货用。”居民所织布，以“孟布驰名，自陕、甘以至边墙一带，远商云集，每日城镇市集，收布特多。”这种县棉纺织业比较发达，本地棉花不够用，靠输入外地棉花，织布外销。

6、产棉也产布，布不足用，输入布。

山东诸城县棉花“收轻，故布亦少。春秋成衣，半仰给于北商。”四川昭化县“棉花少产，民间或种之为织布纺线之用。布线粗松，且少不给用，恒市南布用之。”也有的县，如：陕西延长县“棉花不多种，惟川地爽垲为宜。苗不高长，结苞亦颇稀，花绒短，纺织不能促工；即成线，亦难细。所以地少织布，所需白兰大布，率自同州馭？驮来。各色梭布，又皆自晋之平阳绛州，购以

成衣。”由于各种原因，这些县虽然产棉也产布，但布不能满足本地人的需要，所以要向外地购买棉布。

7、产棉外销，输入布。

“奉天各处地多宜棉，而布帛之价反倍于内地，推其原故，大抵旗民种棉者虽多，而不知纺织之利，率皆售于商贾，转贩他省，既不获种棉之用，而又岁有买布之费。”在产棉区，当人们不会纺织时，多产生这种情况。四川“沿江一带，愚民将所种棉花，贱值卖于客贩，顺流而下，载至江楚织布，运川重价出售，川民习以为常，宁甘买用商布，初不知种棉自织之为利便也。”

8、非产棉县，输入棉花，织布外销。

山西孝义县“男妇皆能纺织，所制棉布，鬻于西北州县外，而棉花则出真定诸处，经平遥东来，南行灵隰，则自孝义转贩。”贵州印江“棉花自铜江、秀山负荷以来，而印江之布，衣被远方，则女红之勤也。”这类县虽然不种植棉花，但人们多能从事纺织，依靠输入棉花，织布外销。

9、非产棉县，输入棉花，织布自给。

江西龙南县乾隆时“妇多织棉、苧为布，贫户恒取其息，以自给养。”棉花则沿赣江“溯流而来”。至道光年间，纺织业发展，“木绵布邑人竞织之，或被袄巾带之类，贸于四方。”直隶平乡县“不产棉花”，但“女务机杼，贫者鬻粗布以食”。这类县的妇女要购买外地棉花，从事纺织，以自给。

10、非产棉县也不织布，输入棉布。

河南舞阳县“不宜木棉，布帛之须，多资贸易。”甘肃甘州府“布絮其来自中州”，“甘人用线皆市买，不自绩。”“甘省苦寒，土不宜桑，种棉纺织，概置不讲。布

帛之价，贵于别省。”有的不产棉花，不织棉布的县，也要输入少量棉花，以供人们纺线、絮衣被之用。

第二类棉花、棉布自给自足的州县，如：山东栖霞县“绩纺木棉以自衣被，绅士农家无男妇皆为之。”陕西耀州“能植木棉，事织纺。然为布无多，不能出村落也。”从史料反映的情况看，真正自给自足，不买卖棉花、棉布的州县，是很少的。如果把河南沈邱县“花布足以自贍，至粮税所需，尤多籍以供办。”这类只有少量棉花、棉布买卖，“贸以佐日用”的州县算上，也不会很多。但严格地说，这类州县并不是自给自足，而是自给有余的。

以上这些典型事例，几乎代表了清代前期全国各种类型的县。从中可以看出，只有自给自足完全不买不卖棉花、棉布的县的人们，不依靠市场，而其他县的人们，不是需要依靠棉花市场，就是需要依靠棉布市场，或者两个市场都要依靠。据郑昌淦研究表明：“完全属于、或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类型的农村棉纺织业，为数甚少。”即使加上那些棉花或棉布其一是自给自足的州县，数量也不会多。而且对一个州县来说，也不是所有的乡村都产棉花，都织布，或者都相反。“据乾隆《安肃县志》载，全县有个村庄，只有两个村庄纺棉织布。”有的县则是几个村镇产棉，几个村镇织布，前述的上海县就是如此。即使在江南这种棉纺织业发达的地区，也有吴县、长洲、元和三县大多数乡村不纺织的情况。在元和县又有周庄镇这类从事棉纺织业的地方。就是无锡这类棉纺织业发达的县，也不是乡乡、村村、家家都从事棉纺织业。

二棉花、棉布的交易方式

在城镇、集市上，参与棉花、棉布交易活动的人主要有乡民（包括居民、织户等一般民众。）小商贩、商

贾和牙行经纪人。这四种类型的人，各自都有不同的交易方式。

乡民一般是在黎明到市场，“我们镇卖纱卖布者，必以黎明。”“棉布、草履市易，必以黎明。虽蒙犯霜露，间遇鼠窃，禁之不止。询诸父老，谓早去早回，既充一日之用，又不妨一日之功。”有的乡民把纺成的线买给牙行，“线既成售于行，估得值而已。”而大部分乡民和织户，或用纱易换棉花；或以纱易布；或“以布易棉”；或“以棉易布”。在江苏上海、青浦，浙江平湖县、秀水新城镇等地，乡民“纺纱换花，积少成多，织成棉布。”在湖南辰溪，“妇女宵旦勤劳，以棉为纱布换棉，更迭取值，以资生计。”贵州遵义“织家买之棉花以易纺线，纺家持线与之易。”湄潭县妇女陈潘氏，道光十五年五月十三日晌午，“用白布袋装贮棉线一斤，进城掉换棉花。”从云南蒙自到贵州罗平，“仅七八站，路既通商，滇民之以花易布者，源源而来。”安平县“妇女俱执棉线，赴黑神庙兑易棉花，至辰时而散。场将散时，及次日早晨，以所织棉布交易，谓之布市。”地方志中类似“清晨抱布入市，易花米以归”的记载，比比皆是。一般“视纱精粗易棉多寡”，乡民以“纱一斤易棉斤八两，或易一斤十二两”，然后，纺纱或织布，再易换棉花或线，从而可以纺出更多的纱或布，这样“辗转生息”。也有的乡民直接从集市上购买棉花，“指挂为线，积日卖之，利可温给。”或者“贫民以卖线换布为生”。还有的乡民以其他纺织品、或土产品易换棉和布。陕西商州“麻易生而且多”，乡民“惟恃麻易布”。江西安远县民间织葛布，“南昌贾人载棉布”与乡民易葛布，也有“平远粤人亦负葛布而来换棉布”。四川昭化“民间养蚕，皆以茧易布为衣。”直隶永清乡村妇女

“以鸡子易木棉”。湖南“乡民多以谷易布”。瑶族居民以山产药材，与客商易布。广东从化县“小民之家，率以络布贸棉布，为卒岁计。”广西龙胜厅的少数民族男子，“售锦易布”。这种以物易物，实际上还是货币交易。

小商贩主要是在集市上或乡村里，从乡民手中收购棉花、棉布，转贩他处。汉阳县“妇女老幼机声轧轧，人日可得一匹，长一丈五六尺。乡逐什一者，盈千累万，买至汉。”索河集“贸迁者甚辐辏，平时则收买白布，转贩汉镇市。小民夜成匹，朝则抱布以售焉。”湖南永州府“木棉之利，出于永明、江华。零陵闲人每收买远贩。”道光时，江南人孙时杰居黄渡镇，经营布业。他看到本地棉布“皆由闽商在上海收买，未尝自行运送，”于是，“创议自收自运”，因而“赢金累万”。从小贩发展成为大商人。在上海“都人士或有多自搜罗，至他处觅售者，谓之水客；或有零星购得，而转售于他人者，谓之袱头小经纪。”乾隆时，由于织户偷工减料，河南孟“布遂不行。不惟西商不来，即本地贩卖布匹者，亦赴山东、湖广等地转买。邑中商贾寥寥，惟无帖小贩沿门收买。”海南妇女织“黎布，贾者或用牛或用盐易而售诸市。”“蒙古人以畜产为市，始用茶布。”小贩“以布易牛”小贩或沿门挨户；或逐集收买棉花、棉布，运到其他市场上投行发卖。嘉庆十四年，湖广人江清“运花来渝”，“凭经纪刘瑶”卖棉花。道光七年，傅如松“由楚贩运棉花来渝投行发卖。”小商贩就是从这种较近距离的贩运中，取得利润的。

乾隆年间，一张《棉花图》描述了棉花市场的盛况：“每当新棉入市，远商翕集，肩摩踵错，居积者列肆以敛之，懋迁者牵车以赴之，村落趁虚之人，莫不负挈纷如。”与乡民同样，商贾也在黎明入市，“布商始萃南翔，近则

黎明至广福、石冈、戡浜，迁徙不常。”河南正阳布“惟陡沟店独盛，家家设机，男女操作，其业较精。商贾至者，每挟数千金，昧爽则市上张灯设烛，骈肩累迹，负载而来，所谓布市也。”他们在市场上设立布庄或花庄。

这类庄有两种：一种是零收零卖棉花或棉布的店铺，如：“余族人有名者，住居无锡城北门外，以数百金开棉花庄换布以为生理。”“市店多花庄”。“布有数种：曰半头；曰长头；曰庄布。”“棉布，乡民农隙以织为业者，十居八九。其布有京庄、门庄之别。故川客贾布，沙津抱贸者，群相踵接。”“康熙季年里，商凌天声、戴允如以布为业，时称凌戴庄。”“近来县前出布颇多，谓之县庄，贩往他处。”

另一种庄，泛指收购棉花、棉布的街市、网点。那里只收购棉花、棉布，不零卖，是零购趸售的“收花之所，曰：‘花布纱庄’。”“布庄在唯亭东市，各处客贩及阖门字号店，皆坐庄买收。”“外冈之布，名曰：‘冈尖’，以染浅色鲜妍可爱，他处不及，故苏郡布商多在镇开庄收买。”“乾嘉间，市面稍稍兴旺，并有陕西巨商来镇设庄，收买布匹。”“布坚致细密，所谓雷沟大布是也。淮扬各郡商贩麇至，秋庄尤盛。”“本色布南翔、苏州两处庄客收买，青兰布估客贩至崇明、南北二沙。”“乡民多恃布为生，往时康熙各省布商先发银于庄而徐收其布，故布价贵。”这是牙行代布商收购布匹，临时设立的棉布收购点，也是零收批发。

商贾在所设的花布纱庄中，与乡民易换纱或布；或者用银钱收买棉布；然后或批发给别的商人；或自己转贩他地。浙江石门县“商贾从旁郡贩花，列肆吾土，小民以纺织所成，或纱或布，侵晨入市，易花以归，仍治而

纺织之。”河南内黄县，“山西客商多来此置局收贩。”上海标布，“关陕及山左诸省设局于邑，广收之为坐庄。”这些庄或局，是商贾为收购棉花、棉布，临时在当地租房开设的。“近商人乃自募会计之徒出银采择。而邑之所利者，惟房屋租息而已。”“布肆列城市售取每不便，于郭外静处觅屋半间，天未明遣人于此收售为出庄。”“吴客在长沙、湘潭、益阳者，来鹿角市之。鹿角、孙坞、童桥皆有庄，庄皆吴客，蚤起收之，辄而止，岁会钱可二十万缗，盖巴陵之布盛矣。”“余家巴陵滨湖之乡，人工作布，而以布贾者多吴之洞庭人。家自先大父时，颇以居布致生息，故多与吴客熟识。而鹿角市临湖有屋一区，赁而贾者，为吴洞庭人屠氏，屠氏业此盖数世矣。”商贾除了与乡民易换；从小贩那里购买和自己收购之外，也向牙行批购。四川“夹江县花客黄德隆”，常住巴县东水坊栈房，“在各花行吊？调买棉花，历年已久。”

在城镇、集市上，乡民、小贩与商贾通常要经过牙行进行交易。“郭稍东而南，几于比户皆售花者，名花市。清晓村人肩花入市，有司其价值者，两造具备，衡其轻重，别优劣以定价，而于中取百一之利，名花主人家。”“市中交易，未晓而集。每岁棉花入市，牙行多聚少年以为羽翼，携灯拦接，乡民莫知所适。”“另有行户晨挂一秤于门，俟买卖者交集户外，乃为之别美恶而贸易焉。”有的牙行代商贾收购，在上海“洋行街铺户代闽粤诸商贱值收之棉花。天未明，棉花上市，花行各以竹竿挑灯招之乡民。”“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，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以归，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，每晨至午，小东门外为市，乡农负担求售者，肩相摩袂相接。”也有坐贾、铺户兼营牙行的，一般是零购趸售，转贩给商贾。“坐

贾开花布行者，不数年即可致富。”如上所述，乡民、小商贩和商贾的每一方，都与其他二方进行交易，牙行在其中进行各种服务，由此形成棉花、棉布的交易活动。

棉花不仅是织布的原料，而且还被人们用做御寒衣、被、褥的棉絮。棉布则是人们制衣、做被褥的材料。即使在天气炎热的南方，冬季人们也穿棉布衣服。一般来说，除了部分少数民族地方的人们常用皮衣、皮被之外，在清代全国大部分地区生活的人们，都离不开棉花、棉布。这样就产生了棉花、棉布的来源问题。如果说全国各地的棉花、棉布绝大多数都是“自给自足”，即不买也不卖的话，那么，棉花、棉布的流通就应该是很少见的。但是由于各地人们对棉纺织品及其原料的需求，使得棉花、棉布成为商品，在清代前期大部分地区流通。又由于全国地区辽阔，自然条件不同，经济发展不平衡，棉花的种植，棉布的生产也不一样，而且各地区人们对棉花和棉布的衣料需求，更是多种多样。因此，在清代前期，全国绝大部分州县的棉花、棉布是自给不足，或者是自给有余的，人们都要依靠棉花或者棉布市场。正是大多数人的这种需求，才形成了棉花、棉布在省际间、县际间、城乡间、乡村间的流通。这也是棉花、棉布流通的最基本条件。

清代早期的民商

前人对清代商人已有大量的研究，特别是对中国十大商帮的探讨，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。但从这些研究成果中不难发现，多数的研究都侧重于区域商人、商帮，

而区域商人、商帮都不能代表所有的清代商人。一般来说，凡是从事经营活动的人都属于商人的范畴，大量的散商、小贩也都应该是我们研究的对象。商人的分类标准很多，这里“以其是否承担政府经济任务”，将商人“分为两大类：”官商和民商。本文准备对民商进行论述。

一 民商概论

民商不直接承担国家经济任务。其在商人整体中占绝大多数。民商中又可按资产的多少分为大商人或称富商、中等商人或称一般商人、小商小贩等不同等级。有多少资本才算作大商人，有人研究指出：清代商人“其资本大者常以万金为限，（但上限不会超过十万两。），以下则数千、数百两不等。”木商“资本非巨万不可”。有多只商船的海商也有数万资本。嘉庆二十年，江宁城外有荅坊三十二家，“每家有粮万余石，是三十二家所贮足敷城中三月之食。”如果每石按一两计算，每家就有银万余两。据史料记载：“巨富不过万金，以一二百金设典铺，亦称富商。”但不同地区的情况也千差万别，虽然同是当商，资本则多少不一。如“黔省苗疆地多瘠确，民鲜土著，其客久成籍，并无殷实富户，即外来商贩多系微本经营，间有盐商当店均非挟有厚资。”在江西，“省会两首邑地方仅有当铺十二座，并无徽商大贾，皆系本地商民，资本无多。”具体到每一个商人，不同时期他所有的资本也是不一样的，因此，我们只能根据史料记载进行相对的具体分析，用上限或者下限的大概标准来划分不同等级的商人，尽管这种划分标准并不准确。富商的资本可能在万两以上，他们的人数不多，如果把商人整体看作一个金字塔，那么顶尖的就是富商。

一般商人位居金字塔的中间部分。他们拥有的资产